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其昭公有

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類叔挑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欒。

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韋氏曰：郟，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辭

辭不受。

請隧焉。

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

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規畫而有之。

以供上帝、山

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也。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



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使各有寧宇

寧安也寧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焉賴言利

無所利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御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

嗜欲也色心腹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以臨長百

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

○按此蓋謂禮有尊卑隆殺不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

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

姓曰叔父九州之長同而班先王之班分也大物以賞私德物謂隧也其

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憎惡也

愚按且憎言口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

是而心非之也其服則行其禮甲遲速有節言服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

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裕寬也更姓易姓改物改正朔

創制度自顯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余一

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也流放若由是姬姓也尚

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

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

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為也子與諸侯異物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文公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愚按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私物

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也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隊也蓋寢寢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襄王止晉殺衛侯

信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元

衛侯入殺叔武元咺出奔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叔武衛侯弟元咺衛大夫叔武守國本無自立之意元咺亦忠於國衛侯不察乃殺叔武故咺訟之于晉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政自上下者也

當從王出也

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

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

不行謂不順也言晉

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懇欲殺衛侯

夫君臣無獄也

獄訟今元咺雖直不

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

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

庸用也刑法也

布刑而不庸

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

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宣三年左傳下同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莊王也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

杜氏曰雒水名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

示欲偏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

遠方圖物

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

物象所圖物

百物而為之

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



備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螭魅罔兩螭山神

怪物罔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

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鄆郊鄆今河南也武王定之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成二年晉師敗齊師于鞏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

夷戎狄不式王命杜氏曰式用也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淫慝為醜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於王室又

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

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二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昭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杜氏曰甘人甘大夫襄閻嘉晉閻縣大夫

張趯皆大夫率陰戎伐潁

陰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此在夏世以后稷功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

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

為為後世廢隊兄弟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二

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檇杙于四裔以禦

螭魅言禱杙略舉四凶之一下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使徧我諸姬入我郊甸

唐十三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則戎焉取之邑外為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略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民人謀主宗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

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身享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



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傳春王正月。二師圍郊。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三十二年。云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杜氏曰。子朝之亂。其

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

亂心。以為伯父憂。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

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藉

于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

待時。閔閔。憂貌。伯父若謂子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今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

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今我欲徵福假

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靈。蚤賊遠

昇。晉之力也。蚤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

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也。徵。召也。而伯父有祭施先王庸之

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

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

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於是焉在按周之望於晉者切矣而范鞅乃曰雖有後事晉勿與知豈誠於圖王室者哉此伯業之衰所以

###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凡六事

#### 辭命二

楚屈完對齊侯左氏傳下同○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氏曰楚界猶

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按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

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濳乎哉吁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也禹

之征由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已而后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

非心服者也內嬖如嬖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戒譚戒遂遷陽降郭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



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領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羞。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師進次仲蓋計之熟矣。嗚呼！此真所以為霸者之師歟。師進次于陘，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

以當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之對總數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

平 晉陰飴甥對秦伯。十五年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請于秦伯，乃與晉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杜氏曰：陰飴甥即呂甥。秦伯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

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伯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圍，惠公。子曰：必報讎寧事我。

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魯展喜犒齊師年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杜氏曰柳

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

在盟府載載善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相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功也率循我敝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燭之武說秦伯三十年九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氏曰文公亡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公曰吾不能  
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  
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  
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  
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鄭子家告趙宣子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杜氏曰晉地遂復合諸侯于亳於是晉侯不

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

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也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

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成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

朝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各夷大子各以請



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歲陳事歲勅也勅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

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

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

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

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採蔭之處古字音同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不德假借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

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

命之儻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齊文

六年壬申魯莊二十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

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疆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

成於鄭趙穿公婿也為質焉趙穿鄭也公婿也晉侯女

直而晉遽畏之以其婿為質若事按鄭小國也子家辭

大國焉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晉解揚對楚子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生息于卒晉侯



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

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樓車車上望擔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

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

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

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發隊也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齊國佐對晉人

成二年六月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使國佐

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擊馬陞杜氏曰立輿齊侯使賓

媚人賂以紀贏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贏玉不可則聽

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使龍叔言其母故遠言之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名孝心不多者又類若以不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無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

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

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

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故百祿來聚道聚也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寡君

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吾子

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餘木背城借一

復借一城下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對曰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智瑩對楚子成三年春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



杜氏曰。焮之。於是荀首佐中軍矣。焮首知。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

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

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

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也。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

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也。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

敢德。言一國本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然。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

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

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

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

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

而歸之。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成二年。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八年春。晉侯使韓

穿來云云。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自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杜

日。餞。送也。私焉。私。與也。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



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

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

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猶喪妃耦而况霸王霸王將德是以以用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

雅言王者圖事不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

以敢私言之

晉卻至荅楚子反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

焉杜氏曰縣卻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驚而走

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

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

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

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言此公侯之所以扞城

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并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干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

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出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

志使侵害鄰國為用無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

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干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

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代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晉侯使呂相絕秦夏四月

晉侯使呂相絕秦杜氏曰呂相魏錡曰昔逮平獻公及

穆公晉國欲秦穆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

夫人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碎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

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

于晉僖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

惠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

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

疆場秦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

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蓋諸侯送致此意文

夫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弔不見傷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也寡弱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公勲而懼社稷之

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二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

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闕克

文十四年文元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楚求成事見

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

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螫

食禾稼蟲各謂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俊入

秦納公子雍秦穆皆卒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翦我羈馬我是

我河曲也俊改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

好也言康公自絕故及君之嗣也君秦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利

吾有狄難謂晉威入我河縣焚我箕郛交夷我農功傷



也也處劉我邊垂處劉皆我是必有輔氏之聚聚衆也

君亦悔禍之延延畏也而欲傲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穆秦穆使伯

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相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將舊德

以追念前勲言誓采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

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皆棄盟

誓曰狄及君同州也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齊魯如未

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王成穆莊曰余雖

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

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

寡人疾首痛心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

退承君之意以靜諸侯豈敢傲亂傲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

之俾使也秦相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魯使聲伯請季孫于晉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齊晉侯以叔孫喬知之



謀不見公又執季文子

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杜氏曰鄆魯西邑使子叔

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豔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聞其深惡情○按此謂適於穆姜而欲去季孟也若去蔑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

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

及言魯為齊楚卻鞮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

隸也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

承奉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武

也相二君矣姜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謫隱而

奔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

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奔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季孫

鄭告晉受盟于楚襄八年夏鄭子國子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杜氏曰待晉來也子孔穆公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

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戰主也言既卜且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滋益民急矣姑從

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



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

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

雞澤五年會，成八年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言失信得貴，親我無成。鄆，我欲，楚欲以鄭為鄆，

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

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鄭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遠，遠糧食將盡，

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各。杖莫如信，完守以

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言善無適受其咎，也。行道謀於路人也。如匪行，獲謀是用，不得于道。匪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晉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

賦，敝而師從，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

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立。今楚來

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林我郊保，保外日，郊。馮陵

我城郭。馮道。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

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前，翦也。民死亡者，非其父

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行介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鄭公子駢與晉盟襄九年十一月巳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杜氏曰鄭服故言同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子公

子嘉子公孫公孫輒子公孫公孫舍子公孫及其大夫門

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

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強

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死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

焉要言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

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

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

還遂兩用載書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襄十四年春



吳告敗于晉杜氏曰前年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吳謀楚故也

楚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

別為允姓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蒙荆棘以來

歸我先君蒙冒也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由腆厚也與女剖

分而食之中分也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日不使復得

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是四嶽之裔四嶽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

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

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外叛昔文公與

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年於是乎有殺

之師在僖二年晉禦其上我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

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與晉蹄之也

也臨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

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

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譽焉曹閔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



其愷悌君子。宣子辭焉。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也。無信讓言。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二十二年夏

晉人徵朝于鄭。杜氏曰：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

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

八年即位八月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君以朝于

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晉是以有戲之役。

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

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

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釁也。

言欲往視楚，知可往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遷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

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正朝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溴梁之明年。

六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新熟酒之

重者為酌，嘗新飲酒為嘗耐。與執燔焉。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

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

虞，存至也。存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



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  
口實口實伯有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謂見剝  
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  
以免大國之討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杜氏曰曰子為晉國四鄰諸  
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  
諸侯貳貳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貳特則晉

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沈將焉用賄

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以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之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怨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象

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宣子論乃輕幣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

二十五年鄭子張子產帥  
車七百乘伐陳遂入之



鄭子產獻捷于晉

杜氏曰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

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也

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

言陳周之甥

相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相公帥卒於是陳

出相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

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流亡失所宣十

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也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將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

未得

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

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

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

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也

天子之地一圻

方千里列國一同

方百里自是以衰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相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相王卿士城濮

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前緝入陳服之而巳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簡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維得行簡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桓機之發榮辱之主。按春秋辭命子產為最故論語稱之曰為命祥謀草創之出叔討論之行入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然則辭命之所由善者蓋非一人之功也

子產對晉讓壞垣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氏曰充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闔闔閭也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繕葺葺也以

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請問毀垣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

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



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  
也見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  
路也治易治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與塗也諸侯賓至甸設  
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賓從有代  
代客代客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各百所當得百  
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客待賓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實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也巡行教其不知

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  
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內門迫近  
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燕幣薦進也脩垣而行也君之惠也  
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



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  
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  
也定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子羽辭公子圍昭元年春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杜氏曰  
舉介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  
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  
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欲於城  
為殫行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禮

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莊王圍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鄉也言不得從鄉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  
其先君蒙欺也吉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寡君  
若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  
不行所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其敢愛豐氏之  
祧祧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許之正



月乙未入逆而出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昭六年

鄭人鑄刑書杜氏曰鑄書於鼎叔向使詒子產書也

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也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豫設法也法

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

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

從勸從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尊懼也得之以行尊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說以臨之也

以敬泣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泣斷之以剛義斷也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幸以成其巧為弗可為

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越於始盛之世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在四年制參辟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

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

箴成爲惠○按此私相規儆非辭命也姑附此  
吳蹇由對楚子昭五年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氏曰役在四年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犒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人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鄭子產爭承年十三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杜氏曰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所貢者多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

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

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無月通聘問者。無月

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

不暇。何暇討。貳不壹也。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

陵不成為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年十六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杜氏曰。玉環同工共卦。自共為

雙。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

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謬人交鬪。其間鬼

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

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

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饜之有。吾有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

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

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

亦銳乎。銳細也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庸

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文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

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

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

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為為鄙僑

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

玉以徵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饒宣子於郊。宣子私

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

公孫而後兵。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動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若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存爲敝邑不利，存重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

子產對晉人問立馮乞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駟偃弱幼，少其父

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子產憎其爲人，憎子且以爲不順

舍，子立叔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不許他日絲以告

其舅及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

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

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產，大昏，大死曰札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

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

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乎？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

不敢，知其誰實知之乎？立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

有備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子大叔對范獻子

二十四年是時王室亂尹氏立王子朝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螽不恤

其緯螽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而愛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

及今王室實蠢蠢焉

蠢蠢動搜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濟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惟壘之

耻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稟於壘者而所受聲盡則壘為無餘故恥之

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乃徵會於諸侯期

以明年

王子朝告諸侯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

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按子朝乃周之庶

子不當立其告諸侯皆飾辭也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

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杜

曰不敢專故建母弟

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

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

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矣虐萬民弗忍居王于

彘彘不忍害王也愚謂此言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也去其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

之效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德歆位幽王宣

順也愆擣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擣王

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臼王

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鄭

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鄭則是兄弟之能用

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郊鄭則是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

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

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

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

叔帶鄭厲殺子頹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

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

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謂靈

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謂靈

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靈王定

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

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也

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

羣不弔之人也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

貫瀆鬼神貫者也慢棄刑法信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

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

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未有攸



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則所願也

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

經王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

天即出在十年單劉釐私立少以間先王問錯先王之制亦唯伯

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摠謂諸侯閭馬父聞子朝之辭

大以專其志無礼甚矣文辭何為○按此篇當獨削以其所陳多先王事姑存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三十年六月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

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杜氏曰在今吾

子無貳何故弔葬對曰諸侯所以歸晉者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

恤其所無以散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

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先王之制諸侯

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散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執索也

執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

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啟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

衛祝佗爭先蔡定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杜氏曰文公王官伯

楚之文公留蔡侯故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

曰文公合諸侯夫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其使

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鼫將長蔡於

衛欲令蔡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

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夏后

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氏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

受周公之法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

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備



物典策

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司彝器

官司司百官也

因商奄之民

商奄

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近散

命以伯禽

伯禽周公世子

禽之國故皆

而封於少皞之虛

少皞虛曲阜

分康叔

衛之國故皆

以大路少皞績茂旃旌

少皞績茂旃旌

為大呂名鍾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商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

武父衛北界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季授土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康誥周書殷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其風俗開用其政疆

分唐叔

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

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鼓密須闕鞮沾洗名鍾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

一姓為九族職官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誥命篇

五正五官之長

啓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

中國同故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

啓商其毒也間王室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素逆蔡叔周公稱王命以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

卿士為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

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

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伯甸

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文魯申衛武叔蔡甲午莊捷文齊潘昭宋王臣

成莒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四年吳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杜氏曰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也後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荐勑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

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楚地若楚之遂亡

君之士也若以君靈無之出以事君撫存也秦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

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

其王于與師備我戈示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

師乃出五年甲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

###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氏曰夾

也孔丘相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

丘以公退曰士兵之萊人以兵擊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齊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

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

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戎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

焉故舊事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

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 哀十一年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杜氏曰尋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故心以制之制其義 玉帛

以奉之 奉神言以結之信 明神以要之 要以實君以

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

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尋重也寒散也 乃不尋盟吳微

會子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子

衛大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

吳方無道 子木衛大夫 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

以患衛 為衛患也 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 標國狗之喪無

不噬也 喪在也噬齧也 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 盟不書畏吳竊盟 而卒 辭吳盟吳人潘衛侯之舍

潘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

禮地主歸餼 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也餼生也 以相辭也 各以禮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潘其君舍以難之 難苦也 子盍見大

宰乃請束錦以行 以略 語及衛故 若本不為衛請者 大宰嚭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 止子

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不旨是以緩來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隋靈而宗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隨靈宗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詒說乃舍衛侯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哀十二年八月公會單平公卒自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

月辛丑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氏曰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

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為屬於吳半邾

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

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

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謂大宰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詒言於王曰無損於魯

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陳羊尹蓋對魯子年十五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陸渚侯使公孫貞子弟焉及良

而卒杜氏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吳子

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廔然墮大夫

之尸廔然墮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羊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寡

君使蓋備使備猶副也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

命墮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發日共積發行道之日以共

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

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

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也先民有言曰

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

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傳言羊尹蓋知禮按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

以服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因

見新君表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然

在衰服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辭  
行成以喜其民以奮後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  
棄吳必許是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  
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  
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韋氏曰諸稽郢越夫人曰寡君句  
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  
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  
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  
罪顛顛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  
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  
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一  
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  
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狐  
搨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  
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按句踐  
種之謀為甲辭以駭吳吳果墜  
其計中此亦可為出戒故附焉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

王孫圉楚大夫也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

珩猶在乎

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言以賢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以朝夕

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

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

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也水

之可居曰洲徒其各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

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

羊兒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所以共幣帛

以賓享於諸侯者也厚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

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

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圍聞國之寶

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

廡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王祭祀也龜足以憲臧否

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金



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金所以為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

寶之若夫譁囂之美

譁囂猶謹譁謂若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

也微刺簡子

右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凡三十七事

東萊呂舍人曰文章

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亦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謀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比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